

西北贫困农村社区发展的困境及文化项目的审视与反思

——基于 T 村参与式社区需求评估调研¹

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魏淑娟²

摘要: 本文基于笔者在 T 村对村民、村两委、乡政府三个层面的参与式社区需求评估调研,通过呈现各层面的需求表达,分析了 T 村种养殖业、产业协会、商业卫生服务供给以及小额互助基金等发展和壮大的困境和瓶颈,并将众望所归的集体合作经营项目——文化项目,放在社区实情下,重新审视和反思文化项目对于像 T 村一样的西北贫困农村社区发展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社区发展 困境 文化项目

一、调研村概况及项目评估背景

调研村庄位于 5.12 地震重灾区,该村距离城区 20 公里,海拔 1400-1800 米,属典型的半山干旱地区,全村 7 个村民小组,517 户,2184 人,耕地面积 2609 亩,人均收入 1080 元,人均占有地 0.8 亩,人均粮食收入 90 公斤,2001 年被确定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村。在“5.12”地震中,全村 517 户全部受灾,2 人遇难,13 人受伤,损坏房屋 4177 间,其中倒塌 1295 间,危房 2715 间,可修复房屋 1671 间,全村受灾损失达 4956 万元,贫困群众生产生活当时困难力剧,返贫现象突现,该村是“512”地震受灾最严重的村庄,是国务院扶贫办确定的灾后重建和扶贫开发相结合试点村,唐坪村建设自 2008 年 7 月 1 日启动实施,到 2009 年 9 月,累计获得各类扶贫重建资金 400.5 万元,其中获得中国红十字会基金会 11.6354 万元灾后重建款,经费用于援助村庄的房屋重建,其中 772160 元已经按人均 380 元的标准发放到位,340 元作为社区学习中心的运作经费,尚余 391000 元。

为更有效地发挥这笔资金对于村庄灾后重建长期发展的作用,项目执行

¹本文基于笔者向中国红十字会基金会提交的“参与式农村社区需求评估报告——T 村集体合作经营项目的需求评估”报告。

²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农村社会学、妇女研究

方北京富平学校经过征求村委及个别村民代表的想法，建议不要将这笔资金发放到户，而是投入由唐坪村村民共同商讨确定一项大家能够共同参与的集体合作经营的项目，经营获得的收入用于长期支持村庄集体开展公益、福利及环保事业。

后经富平学校与红十字基金会协商，红基会原则上同意这个方向，但需要邀请专家作为第三方来协助村民共同参与设计具体的操作方案及评估方案的可行性，笔者作为富平学校邀请的第三方专家对唐坪村进行参与式需求评估。

2010年5月6日——5月12日评估组一行6人对该村社区进行实地需求评估，经过入户访谈及各层面的座谈，我们在苦于寻找到适合该村集体经营项目时，更多时候是为山区的贫困村庄的社区发展多了一份担忧，反思如何在西北贫困农村社区发展遇到诸多瓶颈的现实情况下找到贫困农村社区发展的路径，成为本次需求评估的重要使命。

二、村庄灾后重建情况

一进村庄，迎面就是两条丁字形主巷道，村庄除7社外，1至6社都很集中，支巷道纵横清晰，重建后的村民住宅依巷道而建，整齐有序。据乡村领导介绍，灾前该村主巷道只有2-3米宽，支巷道一般不足半米宽，有些只有一尺宽，下雨、下雪，道路泥泞，难走危险可想而知。临街的商铺近40家，种类齐全，是村里人经常光顾的地方，一个处于山区相对封闭的只有500多户的村庄来说，商铺的数量和规模出人意料。根据村庄灾后重建建设总结，村庄现有7米宽，长800米两条主巷道，4.5米宽的支巷道10条2950米，两条0.6米*0.6米的排水渠1500米，支渠共2500米，维修改造电路1500米，此外还新修管引工程一处，维修水窖125眼，新修灌装沼气池50个，新修（维修）普通沼气池341个，为每一户家庭配置太阳灶，新建村学校宿舍、文化广场、村委文化活动室等，提供了村民文化生活阵地。灾后村庄的建设速度快、基础设施得到了很大改观，村民生产生活设施也明显改观，村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三、T村发展的困境

灾后重建使得村庄建设速度及基础设施得到很大改观，但我们欣喜于村庄巨大变化的同时，却遗憾于村庄社区发展动力及活力不足这一现实。

1、依托种植、养殖的集体经营项目的社区发展瓶颈

由于花椒适宜干热、光照丰富的地区，唐坪村的气候条件适宜种植花椒，农户一般主要种植花椒，仅留小部分土地种植小麦、洋芋、玉米等，仅供自家消费。我们在走访的过程中，不论是武都区还是汉林乡、不论是村干部还是村民，当问及发展何种产业来发展当地经济时，都会毫不犹豫的给出同一个答案，种花椒，原因有三，一是土地面积少，T村人均仅有0.3亩地，没有土地发展养殖业，而且养殖业对水的需求也远远高于种花椒；二是发展果蔬业，需要充足的水源，而唐坪村年降水毫米，村民饮水主要是取自附近的泉水，还有地窖雨水，目前来看，饮水不成问题，但如果发展果蔬业及养殖业，没有充足的水源就成为最大的瓶颈。三是即使发展果蔬业及养殖业，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投入，现有的支持不足。

2、成立花椒协会、毛发协会的限制

在村庄集体经营项目的征询中，我们始终与各方探求一个能够依托村庄现有资源和优势的集体经营项目，并通过此项目来提升村民尤其妇女的社区参与能力，活跃村庄生机。

在调查访谈中，有村民提出要成立花椒协会，这样可以增加集体谈判的砝码，保护农户利益。其实这种想法是好的，但W区其他乡镇，花椒种植规模远比该村庄大，而且W区已成立了花椒协会，作为一个村成立花椒协会条件不成熟。

我们在与乡领导座谈时得知，乡所辖各村都有做毛发生意的传统，大概在改革开放初期开始，原因是该乡处于半山干旱区，人多地少，为了生存，就开始了毛发收购生意。我们访谈的农户家庭，大多都从事这一生意，不好的家庭1年1-2万，中等家庭1年3-4万，好的家庭仅毛发生意就能收入5万以上。乡秘书万红介绍，由于地震后毛发价格低，现每户家中至少有1-2万元的毛发货存货。

村庄的毛发生意完全是民间自发行为，早些年前村民大多是以物易物的形式从青海、西藏、甘肃等地收购毛发，最近几年，随着毛发来源地商品流通的便捷，以物易物的收购方式已不多见，大多采用现金交易。村庄农户收购的毛发，大多需要经过外地收购商贩这个中间环节，而毛发最终流向河南瑞贝卡发制品有限公司，农户在毛发生意上挣到的只是东奔西跑的辛苦钱，但在我们的访谈中却从未听到农户的不满，可能的解释是农民对农业收入外还有额外的毛发收入是满意

的。当我们问及为什么不成立毛发协会来提高农民收入，据 W 区扶贫办主任介绍，原因有以下几点：没有资金，协会成立需要启动基金；协会发展要有会员，但入会要交费，村民可能不愿意；协会要有能人大户带动才能发展，但协会负责人的产生村委会可能会插手，而民主选出的理事会可能会与村委会有矛盾，不利于协会发展；村民对集体不信任。

除了扶贫办主任所提及的原因外，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农户以家为单位的收益计算的本位意识，不是他们不懂得产业协会和合作社的市场优势，更多的是他们对协会的不信任。如果有运行良好的协会给予示范，那农民并不排斥协会的存在。

从以上我们的调查可以总结出，发展协会是村民，也是村庄社区的潜在需求，但由于该村的花椒种植面积以及从事毛发生意的农户数规模有限，成立花椒协会和毛发协会还不成熟；另一方面，村庄集体经济的长期缺失及村民生产生活的家户化，村庄两委会政治威信和社会威信削弱，村民对集体不信任，也是村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形式的产业协会的原因。

3、灾后过度膨胀的社区商业卫生服务供给可持续发展的困境

一进村庄，沿着丁字形主巷道上两侧整齐布局的二楼楼，其功能几乎全是商住两用，一楼铺面，二楼人住，粗略估计有近 40 家，此外还有支巷道上的商铺，据村民介绍总共有 40 家，对于一个只有 2184 人的村庄来说，而且是处在半山区的村庄来说，其规模、数量让同类村庄羡慕。在几天的走访中，我们印象最深的当属唐坪村种类齐全的社区商业服务供给，有较为潮流的服装店、日用品店、蔬菜店、瓜果点、小吃店、美发店、加工馒头面条店、烟酒店、农资店等一应俱全。在访谈 5 社周姓女主人，她家经营一个 20 平米左右的服装日用品店，她自己也做些缝纫活，听她介绍，地震前全村共有各类商铺 40 家，震后借着灾后重建的契机，很多临街农户修起了商铺，因此现在生意没有以前好做了。

除村级社区医疗中心外，村庄共有私家诊所 8 家，这与地震前仅 3 家（包括村级社区医疗中心）相比，无论数量还是规模都相当可观。在访谈中也获知有个别私人诊所由于药品价格及医术等原因，其就诊率是一般诊所的 150%，且邻近乡及村的就诊者都找上门来就诊。5 社的郭姓男村民自 2009 年 6 月后，租 4 社村民临街的商铺开诊所，年租金 2000 元，从他租铺面开私人诊所这一点，就足

以表明唐坪村社区商业卫生发展的市场化力度。

村庄在改革开放之初，村民中就有在村庄内从事小买卖的人，据说 80 年代城里有录像厅的时候，该村就有录像厅，村庄商业的发展完全是村民自发的市场行为的结果，其步伐几乎与城镇同步。

我们在羡慕该村庄社区商业卫生服务市场化发展的速度和规模时，又不得不担忧其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审视其现状背后的原因，可总结原因如下：

一是灾后重建为社区商业卫生服务蓬勃发展提供了契机；二是村庄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种养殖业发展受限；三是该村与 P 乡和 M 镇毗邻，是三个乡的交通枢纽，此三个原因，该村村民有一定的经营商业的传统。但 5.12 地震过渡催生了社区商业卫生服务的数量和规模，由于社区规模及临近乡村的消化能力有限，且该村处在半山区，北面靠山，其商区只能辐射本村及临近乡的邻近村，加之村庄外出务工人员及村庄移居城区的村民人数的增加，社区商业发展的内外生力量有限，目前的规模及数量已显过剩，剩余资金继续注入卫生服务及商业没有必要性。灾后一度催生出的这些商铺，它们的可持续发展前景让人担忧。

4、扩大小额互助基金规模的限制

T 村是 W 区贫困村村级扶贫发展互助资金工作于 2008 年 2 月份实施以来确定的四个试点村之一³，村互助基金会运行良好，现有资金规模达到 35 万，有 86 户农民入股，每户交纳 500 元入会，每户股东最高可贷 3000 元现金，并得在一年之内还清，利率与信用社差不多，股东可按出纳资金分红。资金互助协会有专门的管委会、监事会、会计出纳。全村共 515 户，入股户占总户数的 17%，之所以规模有限，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现有资金规模小，不能满足村民的入会需求；

二是入会需要交纳入股费 500 元，很多贫困农户拿不出这部分钱，享受不了互助基金贷款；

三是因要分次付息，借款占用费每月 9%，许多困难户，担心按期还借款占用费有一定困难，加上自身生产能力弱，到期还本困难很大；对于村庄能人，借款规模有限，但由于灾后生产生活建设需大批资金，虽数额有限但可以部分解燃

³L 市扶贫办发（2008）5 号“关于做好贫困村村级发展互助资金启动工作通知”的要求和《L 市 W 区建立村级扶贫发展基金示范推广工作方案》，开展了一系列扎实有效的工作，村扶贫发展互助资金已在 W 区的两个乡共四个试点村良性运行，产生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眉之急，他们所占比例较高。

据区扶贫办主任解释，小额互助基金的宗旨是解决农民短期小额生产生活燃眉之急用，因此贷款时间短，借款额度小是它本身特点，同时借款便捷，是对信用社的有效补充。但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互助基金发挥作用有限，除去基金规模这一原因外，受益人群少以及基金在促进生产方面作用乏力，这些情况都将阻碍互助基金的健康运行和发展。调查得知得到小额互助基金的大多是村庄能人，更多农户尤其是贫困农户由于自身能力且要付息，故不能也不愿入股，基金受益人群有限；由于灾后重建，小额互助基金大多用于充实农户重建房屋款项中，基金在促进生产方面作用乏力。

其实即使基金规模扩大，但由于基金管委会成员能力有限，基金管理、制度建设方面跟不上；村民不能将所借基金用于生产，基金本身不能做活；村里权力精英可能会发生寻租现象等都可能对基金宗旨、信用及安全造成负面影响。根据以上评估分析，小额互助基金在 T 村扩大有种种限制。

5、小结

以上笔者通过参与式社区需求评估，呈现了 T 村在外部基金注入时，由于社区发展的种种瓶颈，出现了有钱无处用的尴尬，但当我们对村民、村委、乡政府各层面进行参与式需求评估时，文化项目逐渐从不可能到可能，从可能到可行，从可行到应该且必然，对文化项目的意义的认识也从模糊到清晰。

四、审视和反思众望所归的文化项目

我们在入户访谈前，与乡政府村两委干部的座谈时，他们对文化项目都表现了极大的兴趣，最初的感觉是政府的关注点一般是政绩工程，而对于具体的项目不感兴趣，毕竟漂亮的文化广场是政府工作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但随着我们评估过程的推进，在充分了解唐坪村的现状后，觉得无论从村民的需求表达，还是各级政府官员的定位，文化站项目建设不再是政绩工程，而更多的是村民和官员的理性选择。

1、村民、村、乡各层面对文化项目的意愿

——村民需求。本次社区需求评估我们一共访谈了 45 户，除 7 社我们有一组成员专门集中访谈外，其他 1-6 社由于居住集中，社与社的界限不是特别严格

且同质性强，我们入户访谈时，打破社界，刚开始入户时采取随机的方法确定被访户，然后通过滚雪球的方法，让第一个被访户介绍好、中、差条件的家户，立意选取被访户，并开展以后的入户访谈。这样既提高了效率，也能较全面的了解经济条件不同的村民的需求。

访谈中引导村民站在村庄集体利益和发展的角度思考，目前村庄最急需发展什么，很多被访者刚开始时都有相似的回答，“发展什么都好，村里说做啥就做啥，村里说的就好”。不是他们不表达，根据我们的观察和体会，被访者的确不知道村里需要什么，他们也从未想过这些问题。原因之一就是被访者大部分是女性，绝大多数没念过书，甚至 20 多岁的小媳妇也有没上过学的。对于没读过书或读书不多的他们，只能通过引导他们思考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需求，这些需求不仅是他们家的需求也是别人家的需求，而且可以通过村上得到解决的。经过这样的引导，村民表达了许多村级层面的现实需求。根据家户访谈及男女村民小组座谈会，村民的需求意向排序前三的分别是文化项目（具体是修建文化戏台、村民文娱、培训、图书、电脑等功能室）、花椒毛发协会、村庄公共福利设施（如修建公共厕所、浴室、垃圾池等）。

——村委会、乡政府、武都区扶贫办对文化项目建设意愿

在上面分析唐坪村社区有关发展种养殖业、成立花椒毛发协会以及扩展商业卫生服务方面的局限性和瓶颈时，我们已经做了详细的分析和总结，根据村现实状况，发展文化项目，不仅是村民的意愿，也是村、乡及武都区各级政府都认为现实可行的需求。

根据参与式需求评估，本次社区需求评估结果是，剩余资金投入文化项目上，具体就是文化站（文化戏台及功能室建设）以及配套社区公共卫生设施（厕所、浴室、垃圾池）的建设。

2、文化项目的选择——T 村无奈却很重要的剩余选择

对于村庄集体经营项目起初更多地放在具体的种养殖等产业或以它们为依托的产业协会的发展上，但随着评估的不断深入，在遇到诸多向此方向投入资金的瓶颈时，我们开始重新定位集体经营项目。通过各层面的访谈和座谈，文化项目也跳入了我们的实现。

对于村庄集体合作经营项目的理解，最初笔者认为应具有以下要旨：实体性

的集体合作、经营并取得经济收益、个体和社区受益。但当面对一个贫困村庄由于村庄种养殖发展的诸多瓶颈，各层面的需求表达转而落在文化项目上时，他们理性选择的背后更多的是一种无奈的剩余选择。

T村是西北某国家级贫困县的一个贫困村庄，它像西北其他贫困村庄一样，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这些都是贫困农村的客观掣肘，但当面对灾后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面对村庄社区发展的种种瓶颈，选择文化项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层面的无奈，是退而求其次的剩余选择。

象T村这样的贫困村庄，少不了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发展援助，它们的援助多是雪中送炭，虽很温暖但只能满足某种生产生活的需要，如农村太阳能、沼气池等新能源推广建设、水项目等，这些具体项目虽对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但这些发展援助对于贫困村庄更多时候起到的只是输血功能，造血功能却难以达到。尤其是5.12灾后重建的各种援助款项使得社区基础设施大为改观，但社区发展的内生活力依然难以寻觅。究其原因，除村庄自身的自然条件的限制因素外，更重要的是社区缺乏内生活力，而社区共同体文化的重建将是提升社区凝聚力和归属感以及村民能力建设、村民参与的重要途径，但文化项目的选择并不意味着这些目标的实现。怎样开展文化项目才能真正发挥其释放社区内生活力的作用，对这一问题的审视和反思，才能让我们真正认识到文化项目在贫困农村社区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3、文化项目的审视和反思

——文化项目不是什么。“人多地少，村庄相对偏远，发展现实且可行的路径是通过文化建设，让更多的人接受培训，走出去，提高劳务输出技术含量，提高家庭收入，促进社区发展，”这是乡政府对于文化项目建设所提及的理由和意义。但如果将文化项目仅仅停留在此意层面上，我们自然会生发出这样的疑问，那就是文化站的建设等于村民文化素质的提升？文化技能的培训等于村庄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不论是乡、村、还是村民，对文化站的建设寄予了很大的热情和期望，但文化站能否真正发挥它应有的价值，这还是一个未知数。我们访谈村中心小学校长得知，村庄很多学生已转到城里的学校读书，剩下的是家庭经济条件不好，付不起高价学费的学生们，老师流失严重。我们不愿看到灾后重建的村中心小学的漂

亮教学楼和宿舍楼难逃寂寞的命运，当然也不愿看到未来建成的漂亮的文化站台仅只是过年过节给上级领导汇报演出的台子。

如果不想让它成为一个摆设、一个政绩工程，那就需要村委会和村民共同的努力和参与，需要项目提供方持续地关注和支持，需要与项目相关的各个利益主体的共同努力和关注，让它真正成为村民文化娱乐和能力建设的大戏台和阵地。

——文化项目应该如何。一个文化项目，到底要在村庄文化建设和社区发展上方面推动什么样的变化，有几方面是很重要的：

首先看通过文化项目，社区要有足够吸引村民的公共文化空间（文化站及活动功能室），村民愿意在这里度过闲暇时光；

其次是要纳入文化元素，如以各种节日和生命礼仪构成的乡村文化习俗，通过这些将村庄集体文化记忆的文化元素纳入到具体的文化娱乐活动中，继承旧有习俗中有利于和谐发展的精神因素基础上，不断融入新的时代精神，形成新的乡村文化习俗，继续发挥其对乡村社会秩序建设的作用。

第三要充分考虑在男性青壮年外出务工的实情下，如何发挥在这个新习俗的建立过程中充分发挥留守妇女的应有的作用。

4、剩余选择的的文化项目对贫困农村社区发展具有特殊意义

评估结束后，笔者针对文化项目建设这一主题，查阅了相关资料并与甘肃地区的一些 NGO 组织交流，对文化项目建设的意义又有了全新的认识。开展文化项目，促进社区发展，是社区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源泉，它是其他项目所不能取代的。

文化项目建设对于贫困农村社区建设的意义及原因如下：

一是政府项目更多是经济导向的，在追求经济快速增长的主流发展话语背景下，社区的精神文化需求往往容易被忽视。如果有 NGO 组织提供的发展资金，这样做不但弥补了社区文化发展的空白，更重要的是如果文化项目作用发挥得好，它将是汇人气、聚人心的民心工程。

二是文化项目，不仅是娱乐、文化的阵地，更是人们交流互动的平台。社区各类人员皆可参与，它是重建农村公共空间的有力载体。

三是文化项目，通过此一载体和平台，通过积极组织动员，发掘各类人员的潜质，成立不同的活动小组，依托小组活动，促进能力建设。

综合全国其他地方开展的农村社区发展经验，不论是外界 NGO 介入的发展案例，还是官方推动的文化建设，甚至所了解到的一些社区自然进行的文化建设，

都大致经历这样的—个演变过程：文艺介入→多元群体参与→群体共识→多元群体组织化→社区多元发展→社区共识→村庄组织化。⁴

我们希望武都唐坪村的文化中心项目，通过汲取已有文化项目在农村社区开展的成功经验，并充分发挥能力建设融入本土文化元素这一特色，在西北贫困农村农业女性化的客观情势下，探索出通过文化活动实现西北贫困农村社区内生发展活力释放的有效路径和模式。

文章来源：作者投稿

中国社会学网 www.sociology.cass.cn

⁴ 宣明会案例：文艺介入的农村社区综合发展模式——以宁夏六盘村为例